# 北史/卷06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七 ◄

北史
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

► 卷六十九

豆盧寧 楊紹 王雅 韓雄 賀若敦

列傳第五十六

豆盧甯子勣孫毓楊紹子雄王雅子世積韓雄子禽賀若敦子弼弟誼

豆盧寧，字永安，昌黎徒何人。其先本姓慕容氏，燕北地王精之後也。高祖勝，以燕。皇始初歸魏，授長樂郡守，賜姓豆盧氏。或云北人謂歸義為「豆盧」，因氏焉，又云避難改焉，未詳孰是。父萇，魏柔玄鎮將，有威重，見稱于時。武成中，以寧勳，追贈柱國大將軍、少保、涪陵郡公。寧少驍果，有志氣，身長八尺，美姿容，善騎射。魏永安中，以別將隨爾硃天光入關。以破万俟醜奴功，賜爵靈壽縣男。嘗與梁ＧＣ定遇於平涼川，相與肄射，乃相去百步懸莎草以射之，七發五中。ＧＣ定服其能，贈遺甚厚，天光敗，從侯莫陳悅。及周文討悅，甯與李弼來歸。

孝武西遷，以奉迎勳，封河陽縣伯，後進爵為公。從禽竇泰，復弘農，破沙苑，除衛大將軍、兼大都督。大統七年，從於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。及梁ＧＣ定反，以甯為軍司，監隴右諸軍事。賊平，進位侍中、使持節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九年，從周文迎高仲密，與東魏戰於芒山。遷左衛將軍，進爵范陽郡公。十六年，拜大將軍。羌帥傍乞鐵匆及鄭五醜等反叛，寧討平之。恭帝二年，改封武陽郡公，遷尚書右僕射。周孝閔帝踐祚，授柱國大將軍。武成初，出為同州刺史。遷大司寇，進封楚國公，邑萬戶，

別食鹽亭縣一千戶，收其租賦。保定四年，授岐州刺史。屬大兵東討，甯輿疾從軍。薨於同州。贈太保、十州諸軍事、同州刺史，諡曰昭。

初，寧未有子，養弟永恩子勣。及生子贊，親屬皆請贊為嗣。寧曰：「兄弟之子猶子也，吾何擇焉。」遂以勣嗣。時以此多之。及寧薨，勣襲爵。

勣字定東。生時，周文親幸甯家稱慶，時遇新破齊軍，周文因字曰定東。勣聰悟，有器局。初以勳臣子封義安縣侯。周閔帝受禪，授稍伯下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改封丹陽郡公。明帝時，為左武伯中大夫。勣自以經業未通，請解職遊露門學。帝嘉之，敕以本官就學。齊王憲納勣妹為妃，恩禮愈厚。武帝嗣位，渭源燒當羌因饑作亂，以勣有才略，拜渭州刺史。甚有惠政，華夷悅服，大致祥瑞。烏鼠山俗呼為高武隴，其下渭水所出。其山絕壁千尋，由來乏水，諸羌苦之。勣馬足所踐，忽飛泉湧出。有白烏翔止查前，乳子而後去，有白狼見於襄武，人為之謠曰：「我有丹陽，山出玉漿。濟我人夷，神烏來翔。」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。後丁父艱，毀瘁過禮。襲爵楚國公。大象二年，累遷利州總管，尋拜柱國。隋文帝為丞相，益州總管王謙作亂，勣嬰城固守。謙將達奚慈等攻之，起土山，鑿城為七十餘穴，堰江以灌之。勣時戰士不過二千，晝夜相拒。經四旬，梁睿軍且至，賊解去，授上柱國，賜一子爵中山縣公。開皇中，為夏州總管。帝以其家貴盛，勳效克彰，後為漢王諒納其女為妃，恩遇彌厚。七年，追守利州功，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。十年，以疾徵還京師，詔諸王並至勣第，中使顧問，道路不絕。卒，諡曰襄。

子賢嗣。位顯州刺史、大理少卿、武賁郎將。次子毓。

毓字道生，少英果，有氣節。漢王諒出鎮并州，毓以妃兄為王府主簿。以征突厥功，授儀同三司。及煬帝即位，諒納諮議王頍謀作亂。毓苦諫不從，因謂其弟懿曰：「吾匹馬歸朝，自得免禍。此乃身計，非為國也。今且偽從，以思後計。」毓兄顯州刺史賢言于帝曰：「臣弟毓素懷志節，必不從亂，但逼凶威，不能克遂。臣請從軍，與毓為表裏，諒不足圖也。」帝許之。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，與之計。諒將往介州，令毓與總管屬硃濤留守。毓與濤議拒之，濤拂衣不從，毓追斬之。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，毓出之，與協計，及開府，磐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諒。部分未定，有人告諒。諒攻之，城陷，見害，時年二十八。諒平，贈大將軍，封正義縣公，諡曰湣。

子願師嗣。拜儀同三司。大業初，行新令，五等並除。未幾，帝復下詔改封雍丘侯，復

以願師襲。

贊以寧勳，建德初，賜爵華陰縣侯。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，進爵武陽郡公。

永恩少有識度，與甯俱歸周文。以迎孝武功，封新興伯。屢從征討，皆有功，進位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周孝閔帝踐祚，授鄯州刺史，改封沃野縣公。保定元年，入為司會中大夫。甯封楚國公，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，詔許焉。卒於官。贈少保，諡曰敬。子通嗣。

通字平東，一名會，弘厚有器局。在周，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，改封沃野縣公。位開府、北徐州刺史。開皇初，進爵南陳郡公，尚隋文帝妹昌樂縣長公主。曆定相二州刺史、夏洪二州總管，並以寬惠稱。卒官。諡曰安。子寬嗣。

楊紹，字子安，弘農華陰人也，祖興，魏新平郡守。父國，中散大夫。紹少慷慨有志略，屢從征伐，力戰有功。普泰初，封平鄉縣男。大統元年，進爵冠軍縣公。四年，為鄜城郡守。紹性恕直，兼有威惠，百姓安之。累遷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鄜州刺史，賜姓叱呂引氏。周孝閔帝踐祚，進爵儻城郡公，位大將軍。卒，贈成、文等八州刺史。諡曰信。子雄嗣。

雄初名惠，美姿容，有器度，雍容閒雅，進止可觀。周武帝時，為太子司旅下大夫。帝幸雲陽宮，衛王直作亂，襲肅章門，雄逆拒破之。封武陽郡公，遷右衛上大夫。大象中，進爵邗國公。隋文帝為丞相，雍州牧、畢王賢構作難，雄時為別駕，知其謀，以告文帝。賢伏誅，以功授柱國、雍州牧，仍領相府虞候。周宣帝葬，備諸王有變，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。進位上柱國。

文帝受禪，除左衛將軍，兼宗正卿。遷右衛大將軍，參預朝政。封廣平王，以邗公別封一子。雄請封弟士貴，朝廷許之。或奏高熲朋黨者，帝言之於朝，雄深明其虛，帝亦以為然。雄時貴寵，冠絕一時，與高熲、虞慶則、蘇威稱為「四貴」。雄寬容下士，朝野顧屬。帝陰忌之，不欲其典兵馬，乃改授司空，外示優崇，而內實奪其權也。雄乃閉門不通賓客。尋改封清漳王。仁壽初，帝以清漳不允聲望，命職方進地圖，指安德郡示群臣曰：「此號足為名德相稱」。乃改封安德王。

大業初，授太子太傅。元德太子薨，檢校鄭州刺史。遷懷州刺史、京兆尹。帝親征吐谷

渾，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。及還，改封觀王。遼東之役，檢校左翊衛大將軍，出遼東道。次瀘河鎮，遘疾死，帝為之廢朝，詔鴻臚監護喪事。有司請謚曰懿，帝曰：「王道高雅俗，德冠生靈。」乃謚曰德。贈司徒、襄國等十郡太守。

子恭仁，位吏部侍郎。

恭仁弟緭，性和厚，頗有文學。曆義州刺史、淮南郡太守。及父薨，起為司隸大夫。遼東之役，楊玄感反，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，路逢緭，緭避人偶語久之。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，時恭仁將兵於外，帝寢其事。緭憂，發病而卒。

雄弟達，字士達，有學行，仕周，位儀同、內史下大夫，封遂寧縣男。文帝受禪，拜給事黃門侍郎，進爵為子。遷兼吏部侍郎，加開府。轉內史侍郎、鄯鄭趙三州刺史，俱有能名。平陳後，帝差品天下牧宰，達為第一，擢拜工部尚書，加上開府。達為人弘厚，有局度，楊素每曰：「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，唯楊達耳。」獻皇后及文帝山陵制度，達並參預焉。煬帝嗣位，轉納言，領營東都副監。遼東之役，領右武衛將軍。進位左光祿大夫。卒于師。贈吏部尚書、始安侯，謚曰恭。

王雅，字度容，闡熙新紵人也。少沈毅，木訥寡言。有膽勇，善騎射。周文聞其名，召入軍，以功賜爵居庸縣子。從禽竇泰於潼關。沙苑之戰，雅謂所部曰：「彼軍殆有百萬，今我不滿萬人，常理論之，實難與敵。但相公神武，以順討逆，豈計眾寡？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，何用生為！」乃擐甲出戰，所向披靡，周文壯之。又從戰芒山。時大軍失利，諸將皆退，雅獨拒之。敵人見其無繼，步騎競進。雅左右奮擊，斬九級，敵眾稍退，雅乃還。周文歎曰：「王雅舉身悉是膽也！」進爵為伯。累遷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明帝初除汾州刺史。勵精為政，人庶悅附，自遠至者七百餘家。卒于夏州刺史。子世積嗣。

世積容貌魁岸，腰帶十圍，風神爽拔，有人傑之表。在周，以功拜上儀同，封長子縣公。隋文帝受禪，進封宜陽郡公。高熲美其才能，甚善之。嘗謂穎曰：「吾輩俱周臣子，社稷淪沒，若何？」熲深拒之。未幾，授蘄州總管，平陳之役，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。以功進位柱國、荊州總管。後桂州人李光仕作亂，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，進位上柱國，甚見隆重。

世積見帝性忌刻，功臣多獲罪，由是縱酒，不與執政言及時事。上以為有酒疾，舍之宮

內，令醫者療之。世積詭稱疾愈，始得就第。及征遼東，世積與漢王並為行軍元帥。至柳城，遇疾而還。拜涼州總管，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。

未幾，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，吏捕之，亡抵世積，不納，由是有憾。孝諧竟配防桂州，事總管令狐熙，熙又不禮焉。甚困窮，因徼幸上變，稱：「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，道人云：'當為國主。'謂其妻曰：'夫人當為皇后。'又將之涼州，其所親謂世積曰：'河西天下精兵處，可圖大事。'世積曰：'涼州土曠人稀，非用武國。'」由是被征，案其事。有司奏：「左衛大將軍元旻、右衛大將軍元胄、左僕射高熲，並與世積交通，受其名馬之贈。」世積竟坐誅，旻胄等免官，拜孝諧為上大將軍。

韓雄，字木蘭，河南東垣人也。祖景，孝文時為赭陽郡守。雄少敢勇，膂力絕人，工騎射，有將率材略。及孝武西遷，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。大統初，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，數日間，眾至千人，與河南行台楊琚共為掎角。每抄掠東魏，所向克獲。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，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。戰數十合，雄眾略盡，兄及妻子皆為賢所獲，將以為戮。乃遣人告雄曰：「若雄至，皆免之。」雄乃詣賢軍。即隨賢還洛。潛引賢黨，謀欲襲之。事泄，遁免。謁周文于弘農，封武陽縣侯，遣還鄉里，更圖進取。雄乃招集義眾，從獨孤信入洛陽。芒山之役，周文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。神武怒，命三軍拜並力取雄，雄突圍得免。除東徐州刺史。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，頗為邊患。雄密圖之，輕將十騎，夜入其境，伏於道側，遣都督韓仕于略城服東魏人衣服，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，略出馳之。雄自後射之，再發咸中，遂斬略首。除河南尹，進爵為公。尋進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侍中、河南邑中正。周孝閔帝踐祚，進爵新義郡公，賜姓宇文氏。明帝二年，除都督、中州刺史。雄久在邊，具知敵人虛實，每率眾深入，不避艱難。前後經四十五戰，雖時有勝負，而雄志氣益壯，東魏深憚之。卒於鎮。贈大將軍、五州諸軍事。謚曰威。子禽嗣。

禽字子通，少慷慨，以膽略稱。容貌魁岸，有雄傑之表。性又好書，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。周文見而異之，令與諸子遊集。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，襲爵新義郡公。武帝伐齊，禽說下獨孤永業于金墉城。及平范陽，加上儀同、永州刺史。隋文帝作相，遷和州刺史。陳將甄慶、任蠻奴、蕭摩訶等共為聲援，頻寇江北，前後入界。禽屢挫其鋒，陳人奪氣。

開皇初，文帝潛有吞江南志，拜禽廬州總管，委以平陳之任，甚為敵人所憚。及大舉伐陳，以禽為先鋒。禽領五百人宵濟，襲採石，守者皆醉，遂取之。進攻姑熟，半日而拔。次於新林。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，來謁軍門，晝夜不絕，其將樊巡、魯世真、田瑞等相

繼降。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禽合軍。陳叔寶遣領軍蔡征守朱雀航，聞禽將至，眾懼而潰。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，棄軍降禽。禽以精騎直入朱雀門。陳人欲戰，蠻奴捻之曰：「老夫尚降，諸君何事！」眾皆散走。遂平金陵，執陳主叔寶。時賀若弼亦有功，乃下詔晉王曰：「此二公者，朕本委之，悉如朕意。以名臣之功，成太平之業，天下盛事，何用過此！」又下優詔於禽、弼曰：「申國威于萬里，宣朝化於一隅，使東南之人俱出湯火，數百年賊旬日廓清，專是公之功也。高名塞于宇宙，盛業光於天壤。逖聽前古，罕聞其匹。班師凱入，誠知非遠，相思之甚，寸陰若歲。」及至京，弼與禽爭功於上前，弼曰：「臣在蔣山死戰，破其銳卒，禽其驍將，震揚威武，遂平陳國。禽略不交陣，豈臣之比！」禽曰：「本奉明旨，令臣與弼同取偽都。弼乃敢先期，逢賊遂戰，致將士傷死甚多。臣以輕騎五百，兵不血刃，直取金陵，降任蠻奴，執陳叔寶，據其府庫，傾其巢穴。弼至夕方扣北掖門，臣啟關而納之。斯乃救罪不暇，安得與臣為比！」上曰：'二將俱合上勳。」於是進位上柱國，賜物八千段。有司劾禽縱士卒淫汙陳宮。坐此不得國公及真食邑。

大軍之始出也，上敕有司曰：「亡國物，我一不以入府，可于苑內築五垛，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。」及是，上御玄堂，大陣陳之奴婢貨賄，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，武職領兵都督已上，及諸考使以射之。

先是，江東謠曰：「黃斑青驄馬，發自壽陽涘，來時冬氣末，去日春風始。」皆不知所謂。禽本名禽武，平陳之際，又乘青驄馬，往返時節與歌相應，至是方悟。後突厥來朝，上謂曰：「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？」對曰：「聞之。」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前，曰：「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。」禽厲然顧之，突厥惶恐不敢仰視。其威容如此。別封壽光縣公，真食千戶。以行軍總管屯金城，禦備胡寇，即拜涼州總管。

俄征還京，恩禮殊厚。無何，其鄰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，有同王者，母異而問之。其中人曰：「我來迎王。」忽不見。又有人疾篤，忽驚走至禽家曰：「我欲謁王。左右問何王，曰：「閻羅王。」禽子弟欲撻之，禽止之曰：「生為上柱國，死作閻羅王，亦足矣。」因寢疾卒。子世謂嗣。

世謂倜儻驍捷，有父風。楊玄感亂，引為將，每戰先登。玄感敗，為吏所拘。時帝在高陽，送詣行在所。世謂日令守者市酒肴以酣暢，揚言曰：「吾死在朝夕，不醉何為！」漸以酒進守者，守者狎之，遂飲令醉，因得逃奔山賊，不知所終。

禽母弟僧壽，字玄慶，亦以勇烈知名。周武帝時，為侍伯中旅下大夫。隋文帝得政，從韋孝寬平尉遲迥。以功授大將軍。封昌樂縣公。開皇初，拜安州刺史。時禽為廬州總管，朝廷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，轉熊、蔚二州刺史，進爵廣陵郡公。尋以行軍總管擊破突厥于雞頭山。後坐事免。數歲，復拜蔚州刺史。突厥甚憚之。後檢校靈州總管事。從楊素破突厥，進位上柱國，改封江都郡公。

煬帝即位，封新蔡郡公，自是不復任用。大業五年，從幸太原。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，能清歌，朝臣多相命觀之，僧壽亦預焉。坐除名。尋命復位，卒于京師。子孝基。

僧壽弟洪，字叔明，少驍勇，善騎射，膂力過人。仕周，以軍功拜大都督。隋文為丞相，從韋孝寬破尉遲迥，加上開府，封甘棠縣侯。及帝受禪，進爵為公。開皇九年，平陳之後，授行軍總管。及陳平，晉王廣大獵于蔣山，有猛獸在圍中，眾皆懼，洪馳馬射之，應弦而倒。陳氏諸將列觀，皆歎伏焉。王大喜，賜縑百匹。尋以功加柱國，拜蔣州刺史，轉廉州。

時突厥屢為邊患，朝廷以洪驍勇，令檢校朔州總管事。尋拜代州總管。仁壽元年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，洪率蔚州刺史劉隆、大將軍李藥王拒之。遇虜于恆安，眾寡不敵，洪四面搏戰，身被重創，將士沮氣。虜悉眾圍之，矢下如雨。洪偽與虜和，圍少懈。洪率所領潰圍而出。死者太半，殺虜亦倍。洪及藥王除名，隆竟坐死。煬帝北巡，至恆安，見白骨被野，以問侍臣，曰：「往韓洪與虜戰處也。」帝憫然傷之，收葬骸骨，命五郡沙門為設齋供，拜洪隴西太守。

未幾，硃崖人王萬昌作亂，詔洪平之。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，領郡如故。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，又詔洪平之。還師未幾，旋遇疾卒。

賀若敦，河南洛陽人也。其先居漠北，世為部落大人。曾祖貸，魏獻文時入國，為都官尚書，封安富縣公。祖伏連，仕魏，位雲州刺史。父統，勇健不好文學，以祖廕為秘書郎。永安初，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，以功封當亭子。齊神武初起，以統為潁州長史。執刺史田迅，以州降，拜兗州刺史，賜爵當亭縣公。歷位北雍、恆二州刺史。卒，贈司空公，謚曰哀。敦少有氣幹。統之將執田迅也，慮事不果，又以累弱既多，難以自拔，沈吟者久之，敦年十七，進策贊成其謀。統流涕從之，遂定謀歸西。時群盜蜂起，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，敦挺身赴戰，手斬七八人，賊乃走。統大悅，謂左右僚屬曰：「我少從軍旅，戰陣非一，如此兒年時膽略，未見其人。非唯成我門戶，亦當為國名將。」

明年，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，敦彎三石弓，箭不虛發。信乃言于周文，引至麾下，授都督，封安陵縣伯。嘗從校獵甘泉宮，時圍人不齊，獸多越逸。周文大怒，人皆股戰。圍內唯有一鹿，俄亦突圍而走。敦躍馬馳之，鹿上東山。敦棄馬步逐，至山半，便乃掣之而下。周文大悅，諸將因得免責。累遷太子庶子。廢帝二年，拜右衛將軍。俄加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進爵廣鄉縣公。時岷蜀初開，人情尚梗。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，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為表裏，扇動群蠻。周文令敦討平之，進爵武都郡公，拜典祀中大夫。尋為金州都督。蠻帥向白彪、向五子王等聚眾為寇，圍逼信州。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，未至而城已陷。乃進軍追討，遂平信州。是歲，荊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，復令敦與開府潘招討禽子榮，並虜其眾。

武成元年，入為軍司馬。陳將侯瑱、侯安都等圍逼湘州，遏絕糧援，乃令敦度江赴救。敦連戰破瑱，乘勝遂次湘州。俄而秋水汎溢，江路遂斷。糧援既絕，恐瑱等知其糧少，乃于營內多為土聚，覆之以米，召側近村人，陽有所訪問，隨即遣之。瑱等聞之，良以為實。敦又增修營壘，造廬舍，示以持久。湘、羅之間遂廢農業。瑱等無如之何。初，土人亟乘輕船，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。敦患之，乃偽為土人，裝船伏甲士於中。瑱軍人望見，謂餉船之至，逆來爭取，敦甲士遂禽之。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，瑱輒納之。敦又別取一馬，牽以趣船，令船中逆以鞭鞭之。如是者再三，馬便畏船不上。後伏兵於江岸，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。詐云投附。瑱便遣兵迎接，競來牽馬。馬既畏船不上，伏兵發，盡殺之。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，猶謂敦之詐，並不敢受。相持歲餘，瑱不能制，求借船送敦度江。敦慮其或詐，謂曰：「舍我百里，當為汝去。」瑱等遂留船，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。敦覘之非詐，勒眾而還。在軍病死者十五六。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，除其名。

保定五年，累遷中州刺史，鎮函谷。敦恃功負氣，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。敦獨未得，兼以湘州之役，全軍而反，翻被除名，每出怨言。晉公護怒，徵還，逼令自殺。臨刑，呼子弼謂曰：「吾必欲平江南，然心不果，汝當成吾志。吾以舌死，汝不可不思。」因引錐刺弼舌出血，誡以慎口。建德初，追贈大將軍。謚曰烈。

弼字輔伯。少有大志，驍勇便弓馬，解屬文，博涉書記，有重名。周齊王憲聞而敬之，引為記室。封當亭縣公，遷小內史。與韋孝寬伐陳，攻拔數十城，弼計居多。拜壽州刺史，改封襄邑縣公。隋文帝為丞相，尉遲迥作亂，帝恐弼為變，遣長孫平馳驛代之。

及帝受禪，陰有平江南志，訪可任者，高熲薦弼有文武才幹，於是拜吳州總管，委以平陳事，弼忻然以為己任。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。弼遺雄詩曰：「交河驃騎幕，合浦伏波營，勿使騏驎上，無我二人名。」獻取陳十策，上稱善，賜以寶刀。

開皇九年，大舉伐陳，以弼為行車總管。將渡江，酹酒祝曰：「弼親承廟略，遠振國威，若使福善禍淫，大軍利涉；如事有乖違，得葬江魚腹中，死且不恨。」先是，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，必集曆陽。於是大列旗幟，營幕被野，陳人以為大兵至，悉發國中士馬。既知防人交代，其眾復散。後以為常，不復設備。及此，弼以大軍濟江，陳人弗覺。襲陳南徐州，拔之，執其刺史黃恪。軍令嚴肅，秋毫不犯，有軍士于人間酤酒者，弼立斬之。進屯蔣山之白土岡，陳將魯廣達、周智安、任蠻奴、田瑞、孔范、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。田瑞先犯，擊走之。魯廣達等相繼遞進，弼軍屢卻。弼揣知其驕，士卒且惰，於是督萬將士，殊死戰，遂大破之。麾下士開府員明禽麾訶至，弼命左右牽斬之。摩訶色自若，弼釋而禮之。從北掖門入。時韓禽已執陳叔寶。弼至，呼叔寶視之。叔寶惶懼流汗，股栗再拜。弼謂曰：「小國之君當大國卿，拜，禮也。入朝不失作歸命侯，無勞恐懼。」

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，於是與禽相詢，挺刃而出。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，命乘騾車歸己，事不果。上聞弼有功，大悅，下詔褒揚之。晉王以弼先期決戰，違軍命，於是以弼屬吏。上驛召之，及見。迎勞曰：「克定三吳，公之功也。」命登御坐，賜物八千段，加位上柱國。進爵宋國公，真食襄邑三千戶，加寶劍、寶帶、金甕、金盤各一，並雉尾扇、曲蓋，雜彩二千段，女樂二部，又賜陳叔寶妹為妾。拜右領軍大將軍。

平陳後六年，弼撰其畫策上之，謂為《禦授平陳七策》。上弗省，曰：「公欲發揚我名，我不求名，公宜自載家傳。」七策：「其一，請廣陵頓兵一萬，番代往來。陳人初見設備，後以為常，及大兵南伐，不復疑也。其二，使兵緣江時獵，人馬喧噪。及兵臨江，陳人以為獵也。其三，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，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。陳人覘以為內國無船。其四，積葦獲於揚子津，其高蔽艦。及大兵將度，乃卒通瀆于江。其五，塗戰船以黃，與枯荻同色，故陳人不預覺之。其六，先取京口倉儲，速據白土岡，置兵死地，故一戰而克。其七，臣奉敕，兵以義舉。及平京口，俘五千餘人，便悉給糧勞遣，付其敕書，命別道宣喻。是以大兵度江，莫不草偃，十七日之間，南至林邑，東至滄海，西至象林，皆悉平定。」

轉右武候大將軍。弼時貴盛，位望隆重，其兄隆為武都郡公，弟柬萬榮郡公，並刺史、

列將。弼家珍玩不可勝計，婢妾曳綺羅者數百，時人榮之。

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，每以宰相自許。既而楊素為右僕射，弼仍為將軍，甚不平，形於言色，由是免官，弼怨望愈甚。後數載，下弼獄，上謂曰：「我以高熲、楊素為宰相，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啖飯耳，是何意也？」弼曰：「熲，臣之故人，素，臣之舅子，臣並知其為人，誠有此語。」公卿奏弼怨望，罪當死，上曰：「臣下守法不移，公可自求活理。」弼曰：「臣恃至尊威靈，將八千兵度江，即禽陳叔寶，竊以此望活。」上曰：「此已格外酬賞，何用追論！」弼曰：「平陳之日，諸公議不許臣行。推心為國，已蒙格外重賞，今還格外望活。」既而上低徊者數日，惜其功，特令除名。歲餘，復其爵位。上亦忌之，不復任使，然每宴賜，遇之甚厚。

十九年，上幸仁壽宮，宴王公，詔弼為五言詩，詞意憤怨，帝覽而容之。明年春，弼又有罪，在禁所，詠詩自若。上數之曰：「人有性善行惡者，公之為惡，及與行俱。有三太猛：嫉妒心太猛，自是非人心太猛，無上心太猛，昔在周朝，已教他兒子反，此心終不能改邪？」他日，上謂侍臣曰：「初欲平陳時，弼謂高熲曰：'陳叔寶可平。不作高鳥盡，良弓藏邪？'熲云：'必不然。'平陳後，便索內史，又索僕射。我語熲曰：'功臣正宜授勳官，不可豫朝政。'弼後語熲：'皇太子于己，出口入耳，無所不盡。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，何脈脈邪！'意圖鎮廣陵，又求荊州總管，並是作亂處，意終不改也。」

後突厥入朝，上賜之射，突厥一發中的。上曰：「非弼無能當此。」乃命弼。弼再拜祝曰：「臣若赤誠奉國，當一發破的；如不然，發不中也。」弼射一發而中。上大悅，顧謂突厥曰：「此人天賜我也！」

煬帝之在東宮，嘗謂曰：「楊素、韓禽、史萬歲三人，俱良將也，優劣如何？」弼曰：「楊素是猛將，非謀將；韓禽是鬥將，非領將；史萬歲是騎將，非大將。」太子曰：「然則大將誰也」？弼拜曰：「唯殿下所擇。」弼意自許為大將。及煬帝嗣位，尤被疏忌。大業三年，從駕北巡至榆林。時為大帳，下可坐數千人，召突厥啟人可汗饗之。弼以為太侈，與高熲、宇文幹等私議得失，為人所告，竟坐誅，時年六十四。妻子為官奴婢，群從徙邊。

子懷亮，慷慨有父風。以柱國世子，拜儀同三司。坐弼為奴，俄亦誅死。

敦弟誼。誼性剛果，有幹略。周文據關中，引之左右，累遷儀同三司、略陽公府長史。

周閔帝受禪，封霸城縣子，加開府，曆原、信二州總管。及兄敦以讒毀伏誅，坐免官。從武帝平齊，拜洛州刺史，進封建威縣侯。開皇中，位左武候將軍、海陵郡公。後以突厥為邊患，誼素有威名，拜靈州刺史，進位柱國。誼時年老，猶能重鎧上馬，甚為北夷所憚。數載，上表乞骸骨，卒於家。子舉襲爵。

論曰：周文帝屬禍亂之辰，以征伐而定海內，大則連兵百萬，系之以存亡，小則轉戰邊亭，不閑於旬月。是以兵無少長，士無賢愚，莫不投筆要功，橫戈請奮。豆盧甯、楊紹、王雅、韓雄等，或攀翼雲漢，底績屯夷，雖運移年代，而名成終始，美矣哉！豆盧勣譽宣分竹，毓節見臨危，可謂載德象賢也。觀德王位登臺兗，慶流後嗣，保茲寵祿，實仁厚之所致乎！王世積俊才雖多，適足為害者矣。賀若敦志略慷慨，深入敵境，勍寇絕其糧道，江淮阻其歸途。臨危而策出無方，事迫而雄心彌厲，故能利涉死地，全師以反。而茂勳莫紀，嚴刑已及，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。自南北分隔，將三百年。隋文爰應千齡，將一函夏。賀若弼慷慨，申必取之長策，韓禽奮發，賈余勇以爭先。隋氏自此一戎，威加四海。稽諸天道，或時有廢興；考之人謀，實二臣之力。其俶儻英略，賀弼居多，武毅威雄，韓禽稱重。方于晉之王、杜，勳庸綽有餘地。然賀弼功成名立，矜伐不已，竟顛殞於非命，亦不密以失身。若念父臨終之言，必不及於斯禍。韓禽累葉將家，威聲動俗，敵國既破，名遂身全，幸也。廣陵、甘棠，咸有武藝，驍雄膽略，並為當時所推，赳赳幹城，難兄難弟矣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